

# 奇神的芦芽山万年冰洞

文 / 孙贵颂

看完芦芽山万年冰洞，感觉不是神奇，而是奇神。

前年5月，我应邀去山西参加杂文作者采风活动。因为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，去之前便做了很多功课：绘制了一张旅游图，还专门读了一些描写山西境内风景名胜的文章，特别是梁衡的《晋祠》《古城平遥记》《恒山悬空寺》《娘子关上看飞泉》《芦芽山记》等。上述地方，后来都一一游览了。

报到时，与工作人员聊天，我主动“交代”：第一次来山西，想顺便玩玩。他们问：“想看哪些地方？”我说：“最想看的是云丘山冰洞。”他们反问：“看冰洞，为什么不去芦芽山？”我说：“梁衡的《芦芽山记》中，未提有冰洞啊！”工作人员肯定地回答：“芦芽山不但有冰洞，而且是万年冰洞，是中国最大、最美的一个冰洞”。

听他们一说，我心里有了底。采风结束，便结伴好友彭友茂，直奔冰洞而去。

从太原出发时，天空晴朗，气温大约在30℃。进了芦芽山，气温略有下降，但也保持在25℃左右的水平。身着衬衣，没有冷的感觉。山上的草木，葱葱茏茏，一派悦目风光。往冰洞走的路上，忽然发现有雪迹。导游说，前天刚下了一场小雪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么高的温度，雪却没有迅速融化掉。而且越往洞口走，雪越来越多。到了洞口，那雪几乎连成一片了。

按说，冰洞应当产生于永久冻土层的地方，才能确保它不被消融。而万年冰洞却位于北纬38.5度，到了夏天，骄阳似火，洞外的温度最高可达38℃。然而，洞内温度却恒定在0℃以下，积冰常年保持不变。待进了冰洞，虽然满目皆冰，但却没有冷的感受。

在冰洞内转了两圈，我真的被惊呆了。

此前，曾看过江南一些著名的溶洞，如广西的芦笛岩、浙江瑶琳仙境、重庆芙蓉洞等。这些洞，均为钟乳石洞。溶洞的形成，是由于地下水长期溶蚀，逐渐被溶解分割成互不相依、绰号多姿、陡峭秀丽的山峰状景观，被称为“喀斯特地貌”。如果说钟乳石是水滴成石，那么万年冰洞，则是水结成冰了。

冰洞不算大，高达100多米，现已开

发出的游览线路有150多米。上下分

三层，壁上皆是冰。大大小小的冰笋、

冰柱、冰帘、冰花、冰锥、冰瀑布、

冰葡萄等随处可见，晶莹剔透，

目不暇接。堪称一个冰的世界，

冰的殿堂，冰的展览会，冰的

赛美场，冰的妩媚图。何止千

姿百态，简直风情万种。景区

又加上了彩色灯光秀，更显得

五彩缤纷，美轮美奂。我一下子

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，不敢相信眼

前景色的真假。仿佛徜徉于南方石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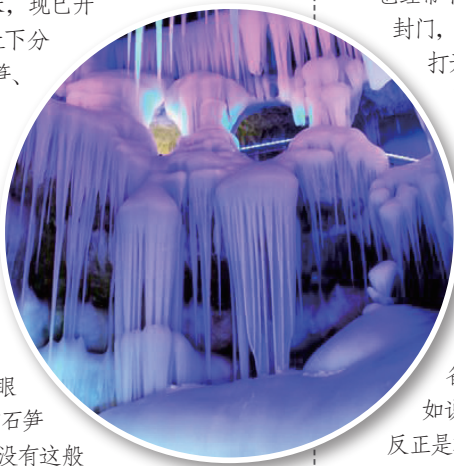
林立的溶洞之内，但那种乳石，没有这般

晶亮光洁；又好似置身在万里冰封的东北冬季的

冰雕之中，但那种冰雕，何曾这样绰号多姿？你看那巨大的冰柱，宛如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；你看那宽阔的瀑布，根根冰针细似手指；而随处可见的冰花，如牡丹，似杜鹃；而一串串的冰葡萄，更逗引得馋嘴的人恨不得咬上一口……大自然的神来之笔，使得人在它的面前，只有俯首称臣，顶礼膜拜。

有资料介绍，万年冰洞形成于新生代第四冰川期，距今已有300万年的历史，因此称为“万年冰洞”。对此，我将信将疑。这个冰洞，在开始时，毫无疑问只是一个普通的石灰岩洞，不知何年何月，竟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冰洞。而里面的冰，却一直不减少。一旦有所损耗，便自动补充。它的制冰，又是在温暖的春夏，并不在严寒的冬季。那么，水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推测，或许在已经探测到但尚未开发的下部山体的深处洞穴。那里面，肯定贮存着巨量的水，并且保持着恒温，成为上部冰洞的天然制冷设备和水源地。

当天晚上，与儿子视频聊天，他问：“你没有摸一摸，确定那是真的冰？”我答：“摸了，是真冰！”儿子又问：“里面冷不冷？”我告诉他：“并不很冷。我上身只穿了一件羽绒马甲，外加一件夹克衫，裤子外套了护膝，没有寒气逼人的感觉。”儿子说：“奇神！”



# 我的冰雪记忆

文 / 龙玉纯

“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”我们这个城市已经有很多年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雪了，街边那或大或小的花园里，蜡梅花每年都开得很旺也很香，可缺少了雪花的陪伴与衬托，硬是少了那份如诗如画的韵味。这几年我们这里的人们盼雪真是盼得情真意切，哪怕天空中只落下几颗雪子，也能在万能的朋友圈中刮起迎雪风暴。也许是太过热情吓跑了雪花，也许是老天爷故意在考验，每次寒潮降临时都只会刮风下雨，很难见到雪花的影子，最终便成了雪落他乡，让人充满了遗憾与失落。

为雪相思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，没什么可笑的。要是能来一场北方那样的大雪，抚慰一下相思之苦，那就好了。我在北京工作过几年，见识过北方下雪的气势与场景，那场面是冬天没去过北方的南方人难以想象的：北风刮得呼呼叫，雪花就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，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；不一会儿，地上就白了，房顶上都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毛毯，就连树木们，也换上了蓬松松、亮晶晶的银装；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冰雪世界。清楚记得我到北京工作的第三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，可以说是鹅毛大雪，连连绵绵密密麻麻整整下了一个礼拜。那些天我们机关大院里男女老少轮着清扫院里院外马路上的积雪，边扫雪还边打雪仗，大家都有一种别样的快乐。最后雪越下越大越堆越多，领导一拍脑袋调来了推土机和自卸车，不知推了多少个来回运了多少车次，总算把院子里外那十几座我们堆起来的大雪山送去了需要它的地方。

也许真是气候变暖的原因，感觉现在冬天的气温越来越高了，不但天不会下雪，而且不需要穿大棉袄。我记得小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时的乡下冬天很冷，不但经常下雪，路上和水塘还结厚厚的冰，特别是房前屋后的檐子上，挂满了长短不一的冰柱子，在大阳光线的照射下，晶莹剔透、闪闪发光，小朋友嘴馋，有时忍不住架上梯子掰下冰柱来当冰棍吃。那时也经常下大雪，记得有一年春节时，老天爷给大家来了个大雪封门，我们家的大门还是我和弟弟用了十多分钟推走雪后才打开的。大雪天并不影响小朋友的活动，家门口那平整的田野便成了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和用木板滑雪的乐园。也许是因为过节放假的缘故，哪怕是把衣服都玩湿了，父母也不会批评我们，只是反复提醒要小心、别摔跤。当气温低到水塘都结厚冰了的时候，离我家不远的大水塘便成了我们的滑冰场，因为水塘比较深怕出事，我们每次去玩之前，邻居家的叔叔都要去仔细检查一番，他说能玩了，我们的父母才会同意我们去。那时的我们虽然没有滑冰鞋之类的冰雪运动装备，但我们会想方设法拿出家里能用来滑冰的东西，比如说把木屐当作滑冰鞋，把木制工具箱当作滑冰车，等等。反正是花样百出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虽然父母每天都交代我们要注意安全，可真正玩到开心的时候，早就把大人的交代忘到脑后了。毕竟不是专门滑冰滑雪的场地，要真正做到安全可控非常难，我至今还记得心有余悸的两个场景。一个场景是我们在山坡上滑雪，从上往下滑，坡面陡速度快，非常过瘾，滑雪工具是木凳子，把四腿木凳子反过来，凳面作为滑面，人坐在四腿中间，本来大家滑得好好的，可有一次因为一个小石头，大家在半腰处高速撞到了一起，结果是人仰马翻，头都撞破出了血，立即送到村卫生室包扎。第二个场景是邻居老弟掉进了大水塘。结冰的时候，为了确保鱼能呼吸，必须每天把水塘角上的冰敲碎进氧气，没想到滑冰时邻居老弟的速度太快，直接就滑进了冰块碎了的换气口，好在水塘边有根平时用来赶鸭子的长竹竿，大家齐心协力用竹竿把他救了出来。

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有个专门的场地，给我们小朋友滑冰滑雪，那又该有多好啊！梦想终究会有成真的那一天，前几天看到新闻报道，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，建成了一个冰雪世界游乐场，正试营业中，欢迎市民带孩子去体验，这下好了，现在的孩子们就不会有我们小时候那样的遗憾了。

# 孟子为何不休妻了

文 / 王兆贵

据《韩诗外传》记载，孟子外出回来，见妻子又开两腿坐在那里，就回头对母亲说，我媳妇缺乏礼仪，请允许我休了她。孟母问，为什么？孟子答，她劈腿而坐。孟母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孟子答，我亲眼所见。孟母说，这说明你不懂礼节，不能责备媳妇。《礼记》上不是说了吗？将进门，问谁在；将上堂，高声扬；将入户，眼向下。这些都是为了让居室里边的人有个准备。如今你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闯进了媳妇独居的内室，因而看到了她劈腿而坐的样子，这是你礼节不周，怎么能怪你媳妇呢？孟子自愧失礼，于是就打消了休妻的念头。

“孟子欲休妻”这一典故，意在说明居家礼仪，尽管其中也有“劈腿”的细节，与当下流行的“劈腿”概念，名虽同而义不同。在我国古代礼仪中，向有“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”之说。那么，怎样坐才算符合礼仪呢？

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古人正襟危坐的情景：先撩起袍服前摆，双膝依次跪地并拢；再撩起后摆，臀部落在脚跟上；双手平伸，扶于膝上；抬头挺胸，目不斜视。这种姿势，既端庄，又体面，还能体现敬重，是我国古代最标准、最正规的坐姿，通常称为跪坐，亦称正坐。至少在汉代以前，人们在正式场合都是这样坐的。大约是正襟危坐太过严肃、呆板，也比较累人，后来，随着裤装和桌椅板凳的普及，跪坐就渐渐地淡出了礼仪规范，但在日韩等一些邻邦，还部分地保留下来。有人据此提出恢复跪坐，显然不够现实，因为居住条件和生活习惯都不允许。

上古时期，人们穿着宽袍大袖、两襟相掩的衣裳。这衣裳两字，各有所指，所谓“上衣下裳”。衣者，依也，用来遮蔽上身；裳者，裙也，用来遮蔽下体。连体裙称作“裳”，长裙则称为“常”。那时还没有包裹下体的裤子，“裳”也好，“常”也好，说白了都是盖住下体的遮羞布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防止走光。所以《礼记》中有“劳毋袒，暑毋褻裳”，就是说，做活时不能袒胸露背，夏天也不要把裙摆撩起来。

在桌椅板凳之类的家具普及之前，古人席地而坐，双膝若不并拢，衣摆若不垂敛，就很容易暴露下体，让人感到难堪，跪坐的礼仪便由此推广开来，成为公开场合坐姿的惯例。